

欽定舊唐書

卷之十
七四八

舊唐書卷七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四

劉 洎 馬 周

崔仁師

孫湜
液弟滌

湜弟液

液子論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也隋末仕蕭銑爲黃門侍郎銑今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遂以所得城歸國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累拜給事中封清苑縣男十五年轉治書侍御史上疏曰尙書萬機寔爲政本伏尋此選受授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

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與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壅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抑奪唯事諮稟尚書依違不得斷決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

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事了不究是非尙書用便僻
爲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縫且選賢授能非
材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優其禮
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旣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
閑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
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略舉亦當矯正
趨競豈唯息其稽滯哉書奏未幾拜尙書右丞十三年
遷黃門侍郎十七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尋除散騎常
侍洎性疎峻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
品已上於立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

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
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尋攝黃門侍郎加上護軍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
古道必詰難徃復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
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
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
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
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
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
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

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

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時皇太子初立洎以爲宜尊賢重道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于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明允篤誠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論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

業興譏取適宴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叅侍從思廣
離明願聞徑術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
下誕叡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
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卽序九圍清宴尙且雖休勿休日
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
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
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論一也加以斲屏機務卽寓
雕蟲綜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摘玉字於仙札則流
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
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

篇翰臣所未論二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聽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論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茂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

闡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蹙還東宮拜謁旣疎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宋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自此勅泊令與岑文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太宗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卽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

悅諫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十八年遷侍中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太宗征遼令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願陛下無

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妄發頗怪之
謂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恐
以此取敗深宜誠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
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
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臃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
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
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
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
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
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洎

文集十卷行於時則天臨朝其子弘業上言洎被遂良譖而死詔令復其官爵

馬周字賓王清河在平人也少孤貧好學尤精詩傳落拓不爲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酎不以講授爲事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遊於曹汴又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西遊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貞觀五年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周乃爲何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

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每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爲意太宗卽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帝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三百匹是歲周上疏曰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錄竊自顧瞻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牆宇宮闕之制方

之紫極尙爲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
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
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
聽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
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勅以二月
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
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輒
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卽
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爲避暑然則太
上皇尙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

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爲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

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預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鑿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已

以從時願聖慈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
審官爲政之基在於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以
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
樂工輿阜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
縱使術踰儕輩伎能有取乍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
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
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
竊恥之然朝命旣往縱不可追謂宜不使在朝班預於
士伍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一年周
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

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
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
周隋多者不過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
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
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
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
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
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
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
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

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

使高祖之後卽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
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
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
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
成敗目所親見尙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
事卽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尋徃代以來之事
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改悔
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
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
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

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東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得一斛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

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
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
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歛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
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
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矣
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狂
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
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
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
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爲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

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卽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旣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慮其

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卽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別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旣衆不能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

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爲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者先入爲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堪宰位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諸街置鼓每擊以警衆令罷傳呼時人便之太宗益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年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

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十五年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又兼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周旣職兼兩宮處事精密甚獲當時之譽太宗伐遼東皇太子定州監守令周與高士廉劉洎留輔皇太子太宗還以本官攝吏部尙書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

誠在忠良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尙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周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太宗爲之舉哀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宗卽位追贈尙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年累遷吏部侍郎善選補于今稱之卒於雍州長史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叅軍五年侍中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進拜右武衛錄事

叅軍預修梁魏等史貞觀初再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桎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旣臨命恐未甘心深爲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刑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爲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

異辭仁師後爲度支郎中嘗奏支庶財物數千言手不
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齋本仁師對唱一
無差殊太宗大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毀
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注行已所注者詔禮部集諸儒
詳議玄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郎中許敬宗請付
秘閣藏其書河間王孝恭特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
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竟依仁
師議玄度遂廢十六年遷給事中時刑部以賊盜律反
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右僕
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

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杜
楚客等議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夷
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獨駁曰自羲農以降爰及
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
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
世亂獄訟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
澗起於安于韓季申商爭持急刻叅夷相坐始於此也
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爲盡善文帝之
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菹醢見譏良史
謂之過刑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尙煩皇

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徃代之嘉猷
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
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爲隆
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叅詳未見其可
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
何愛兄弟旣欲改法請更審量竟從仁師駁議後仁師
密奏請立魏王爲太子忤旨轉爲鴻臚少卿遷民部侍
郎征遼之役詔太常卿韋挺知海運仁師爲副仁師又
別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
海遂便宜從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壅

滯失期除名爲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旣不
得志遂作體命賦以暢其情辭多不載太宗還至中山
起爲中書舍人尋兼檢校刑部侍郎太宗幸翠微宮仁
師上清暑賦以諷太宗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
中書侍郎叅知機務時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
頗忌嫉之會有伏閣上訴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
上遂配龔州會赦還永徽初起授簡州刺史尋卒年六
十餘神龍初以子挹爲國子祭酒恩例贈同州刺史挹
子湜湜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預修三教
珠英遷殿中侍御史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

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疎忌功臣於三思恩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等徙于嶺外湜以說三思盡宜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馬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三思引利貞爲御史中丞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挹爲禮部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也時昭容上官氏屢出外宅湜託附之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尋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知

選事銓綜失序爲御史李尚隱所劾愔坐配流嶺表湜
左轉爲江州司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爲申理
中宗乃以愔爲江州司馬授湜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尙
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睿宗卽位出爲華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龍
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死
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以通竟爲夏
潦衝突崩壓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
大夫俄爲太平公主所引復遷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
年拜中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于嶺表仍

促廣州都督周利貞以逗留殺之不果而止時挹以年老累除戶部尚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干湜湜多違拒不從大爲時論所嗤玄宗在東宮數幸其第恩意甚密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及帝將誅蕭至忠等召將託爲腹心湜弟滌謂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帝對問失旨至忠等既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晉亦連坐伏誅臨刑歎曰本謀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生何冤濫也俄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醜乃追

湜賜死初湜與張說有隙說時爲中書令議者以爲說構陷之時湜與尙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時年四十三湜美姿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泄並有文翰居清要每宴私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一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不已而不以令終液尤

工五言之作湜常歎伏之曰海子我家之龜也海子卽
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於郢州人胡
履虛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辭甚典麗遇赦還道病卒
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液子論以吏幹稱天
寶中自櫟陽令遷司勳員外郎濛陽太守乾元後歷典
名郡皆以理行稱大曆末元載以罪誅朝廷方振起淹
滯遷同州刺史未幾爲黜陟使庾何所按廢免議者以
何舉奏涉於深刻復用論爲衢州刺史秩滿寓於揚楚
間德宗以舊族耆年授大理卿致仕卒液弟滌多辯智
善諧謔素與玄宗款密兄湜坐太平黨誅玄宗常思之

故待滌踰厚用爲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後賜名澄從東封還加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開元十四年卒贈兗州刺史

史臣曰劉洎始以章疏切直以至位望隆顯至于提綱整帶吞聖嘉猷籍國士之談體廊廟之器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誣奏雖君親甚悔而駟不及舌良足悲矣馬周道承際會天性深沉悟主談微作忠本孝沖識廣度宛涉穹崇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惜其中壽不愆遺乎崔仁師以史材獲進其刊正褒貶雅得詳明至于本仁恕申枉濫其事可觀沮穿鑿之注止

從重之刑其言甚直書曰疑謀勿成而以魏王爲請不亦惑乎及叅機務竟致忌嫉罔上之名抑有由也崔湜之德去祖逾遠謂勢可恃謂進無傷及位極人臣而心無止足覽海鷗賦知而不誠及荊州之夢人知不免易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贊曰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賢不拘階陞賓王徒步洎爲賊吏一見文皇皆登相位

舊唐書卷七十四

舊唐書卷七十四考證

馬周傳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
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沈炳震曰新書作誠在
忠力以叶上韻也

崔仁師傳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太宗本紀作
連州

舊唐書卷七十四考證

舊唐書卷七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五

蘇世長

子良嗣

韋雲起

孫方質

孫伏伽

張玄素

蘇世長雍州武功人也祖彤後魏直散騎常侍父振周
宕州刺史建威縣侯周武帝時世長年十餘歲上書言
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武帝
曰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爲國者不敢侮於鰥
寡論語曰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於獸門館讀書以

其父歿王事因令襲爵世長於武帝前擗踊號泣武帝爲之改容隋文帝受禪世長又屢上便宜頗有補益超遷長安令大業中爲都水少監使於上江督運會江都難作世長爲煬帝發喪慟哭哀感路人王世充僭號署爲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將豆盧褒俱鎮襄陽時弘烈娶褒女爲妻深相結託高祖與褒有舊璽書諭之不從頻斬使者武德四年洛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旣至京師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

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略盡惟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後於玄武門引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爲背世充而歸我對曰洛陽旣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尙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爲勅敵高祖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

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蒙屯監卽日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郡縣多失戶口是後下詔將幸武功校獵世長又諫曰突厥初入大爲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乃於其地又縱畋獵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頓將何以堪高祖不納又嘗引之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是

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瑠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深然之後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秦府初開文學館引爲學士與房玄齡等一十八人皆蒙圖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軍諮諧噓

超然辯悟正色于庭匪躬之故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出爲巴州刺史覆舟溺水卒世長機辯有學博涉而簡率嗜酒無威儀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爲笑議者方稱其詐子良嗣高宗時遷周王府司馬王時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正色匡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多非其人良嗣守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爲高宗所稱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囚之

因上疏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非聖人抑已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永淳中爲雍州長史時關中大飢人相食盜賊縱橫良嗣爲政嚴明盜發三日內無不擒擿則天臨朝遷工部尚書尋代王德真爲納言累封溫國公爲西京留守則天賦詩餞送賞遇甚渥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西苑將鶯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匪躬遂止無幾追入都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載初元年春罷文昌左

相加位特進仍依舊知政事與地官尚書韋方質不協及方質坐事當誅辭引良嗣則天特保明之良嗣謝恩拜伏便不能復起輿歸其家詔御醫張文仲韋慈藏往視疾其日薨年八十五則天輟朝三日舉哀於觀風門勅百官就宅赴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兼降璽書弔祭其子踐言太常丞尋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追削良嗣官爵籍沒其家景龍元年追贈良嗣司空踐言子務立襲爵溫國公開元中爲邠王府長史

韋雲起雍州萬年人伯父澄武德初國子祭酒綿州刺

史雲起隋開皇中明經舉授符璽直長嘗因奏事文帝問曰外間有不便事汝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在帝側雲起應聲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公主之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官不擇賢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仁壽初詔在朝文武舉人述乃舉雲起進授通事舍人大業初改爲通事謁者又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剡薦附下罔上共爲朋黨不抑其端必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謹件朋黨人姓名及

姦狀如左煬帝令大理追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
駕郎楚之並坐朋黨配流漫頭赤水餘免官者九人會
契丹入抄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啓民
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
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
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
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
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
旣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
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

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譎才兼文武又立朝審諤朕今親自舉之擢爲治書御史雲起乃奏劾曰內史侍郎虞世基職典樞要寄任隆重御史大夫裴蘊特蒙殊寵維持內外今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或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莫尅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此而不繩爲害將大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曰雲起詆訾名臣所

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大理司直煬帝幸揚州雲起告歸長安屬義旗入關於長樂宮謁見義寧元年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元年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事是歲欲大發兵討王世充雲起上表諫曰國家承喪亂之後百姓流離未蒙安養頻年不熟關內阻飢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竊狗盜猶爲國憂蓋厓司竹餘氛未殄藍田谷口羣盜實多朝夕伺間極爲國害雖京城之內每夜賊發北有師都連結胡寇斯乃國家腹心之疾也捨此不圖而窺兵函洛若師出之後內盜乘虛一旦有變禍將不小臣謂王世充遠隔

千里山川懸絕無能爲害待有餘力方可討之今內雖未弭且宜弘於度外如臣愚見請斲戢兵務檣勸農安人和衆關中小盜自然寧息秦川將卒賈勇有餘三年之後一舉便定今雖欲速臣恐未可乃從之會突厥入寇詔雲起總領幽寧已北九州兵馬便宜從事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司農卿如故尋代趙郡王孝恭爲夔州刺史轉遂州都督懷柔夷獠咸得衆心遷益州行臺民部尚書尋轉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僕射竇軌多行殺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雲起多執不從雲起又營私產交通生獠以規其利軌亦對衆言之

由是構隙情相猜貳隱太子之死也勅遣軌息馳驛詣益州報軌軌乃疑雲起弟慶儉堂弟慶嗣及親族並事東宮慮其聞狀或將爲變先設備而後告之雲起果不信問曰詔書何在軌曰公建成黨也今不奉詔同反明矣遂執殺之初雲起年少時師事太學博士王頗頗每與之言及時事甚嘉歎之乃謂之曰韋生識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貴然剛腸嫉惡終當以此害身竟如頗言子師實垂拱初官至華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師實子方質則天初鸞臺侍郎地官尙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改修垂拱格式方質多所損益甚爲時人所

稱俄而武承嗣三思當朝用事諸宰相咸傾附之方質疾假承嗣等詣宅問疾方質據牀不爲之禮左右云踞見權貴恐招危禍方質曰吉凶命也大丈夫豈能折節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尋爲酷吏周興來子珣所構配流儋州仍籍沒其家尋卒神龍初雪免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大業末自大理寺史累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

止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
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慾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
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
敢告之也向使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
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以前朝好爲變更
不師古訓者止爲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
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
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旣爲竹帛所拘何可
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旣代天理安得非時妄

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鷓鴣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叅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下察臣愚忠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立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爲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怨爲無傷而弗去恐從小

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云樂則韶舞以
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
天下不勝幸甚其三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
好相染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
以此言之興亂其在斯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羣僚
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及先來
無賴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
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
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爲也臣歷窺往古下
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爲左右亂之也

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爲皇太子僚友如此卽克隆盤石
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
亡典籍豈無先誠臣僕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
從諫如流洎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
祚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諒足深誠永言於此
常深歎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與天道庶
思勉力常冀弼諧以匡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將
申虛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注孫伏伽至誠慷慨
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
行之益伏伽旣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

示遠近知朕意焉兼賜帛三百匹時軍國多事賦歛繁
重伏伽屢奏請改革高祖並納焉二年高祖謂裴寂曰
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
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
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
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善盡忠款孫
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配
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
聞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

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羣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乃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爲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內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世充等爲首渠魁尙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蹠狗吠堯蓋非其主在東都城

內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尙
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壅故也以此
言之自外疎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上古已來何代無君所以祗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
爲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
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
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爲無信
欲遣兆人若爲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
疎如臣愚見世充建德下僞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

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太宗卽位賜爵樂安縣男貞觀元年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極尊其居處乃爲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人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爲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導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祗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旣爲

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柰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悅五年坐奏囚誤失免官尋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少卿轉民部侍郎十四年拜大理卿後出爲陝州刺史永徽五年以年老致仕顯慶三年卒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執將就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若是今儻殺之乃無天也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署爲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

黃門侍郎始應命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錄事叅軍太宗聞其名及卽位召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機已多虧失以日繼日乃至累年乖謬旣多不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百司奉職誰敢犯之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寓縣所爭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覽危亡

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對擢拜侍御
史尋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
備巡幸玄素上書諫曰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藉
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良由逞
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
可以親恃惟當引儉約薄賦歛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
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
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卽何須補葺諸王今並出藩
又須營構興發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
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

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卽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平復柰何營未幸之都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卽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尙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

章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若用木輪卽便火出鐵轂旣生行一二里卽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大殿高門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

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卽是隋役
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大
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洛陽土中
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
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卽停
之然以卑于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賜綵
二百匹侍中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累遷太子少詹事轉右庶子時承
乾居春宮頗以遊畋廢學玄素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同弃然古三驅之禮非欲

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中娛
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常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
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旣
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問以補萬一仍博遣有
名行學士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旣行之往事
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
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
情耽惑成亂耽惑旣甚忠言遂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
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知禍
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旣有

好改之淫何以主斯七鬯慎終如始猶懼漸衰始尙不
慎終將安保尋又兼太子少詹事十三年又上書諫曰
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殮引納白屋而况後
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
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皆
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尙須學
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
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暉睿
德而雕蟲小伎之流祗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若其

騎射畋遊酣歌戲翫以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旣久必
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卽亂臣恐殿
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並不能納太宗知立素在
東宮頗有進諫十四年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
庶子時承乾久不坐朝立素諫曰宮內止有婦人耳不
知如樊姬之徒可與弘益聖德者有幾若遂無賢哲便
是親嬖倖遠忠良人不見德何以光敷三善且宮儲之
寄於國爲重所以廣置羣僚以輔睿德今乃動經時月
不見宮臣納誨旣疎將何補闕承乾嫉其數諫遣戶奴
夜以馬撾擊之殆至於死承乾又嘗於宮中擊鼓聲聞

于外立素扣閣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宮內鼓對立素毀之是歲太宗嘗對朝問立素歷官所由立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慙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至狼狽良史書之以爲非是陛下昨見問張立素云隋任何官奏云縣尉又問未爲縣尉已前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立素將出閣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恠大唐創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

陛下禮重玄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羣臣窮其門戶弃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恥人君之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負戴玄天罄輸臣節猶恐德禮不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略使其羞慙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伏節死義其可得乎書奏太宗謂遂良曰朕亦悔此問今得卿疏深會我心承乾旣敗德日增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言之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存至如周武帝平定山東卑宮菲食以安海內太子贊舉措無端穢德日著烏九軌知其不可具言

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改及至踐祚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卽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憑藉女資雖無大功於天下然布德行仁足爲萬姓所賴勇爲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而務驕侈今之山池遺跡卽殿下所親覩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太山之固詎知邪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靜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疎小人捨浮華尙恭儉雖有邪臣間之何能致慈父之隙豈不由積德未弘令聞不著讒言一至遂成其禍竊惟皇儲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

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
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
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
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
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
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
隱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闐闐朝入暮出穢聲
已遠臣以德音日損頻上諫書自爾已來縱逸尤甚右
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當今善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
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

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招敗損方崇閉塞之源
不慕欽明之術雖抱睿哲之資終懼罔念之咎古人云
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
乾不納乃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立素隨例除名
十八年起授潮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永徽中以年老致
仕龍朔三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麟德元年卒

史臣曰伏伽上疏於高祖立素進言於太宗從疎賤以
干至尊懷切直以明正理可謂至難矣既而並見抽獎
咸蒙顧遇自非下情忠到効匪躬之節上聽聰明致如
流之美孰能至於此乎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斯之謂矣世長幼而聰悟長能規諫雲起屏絕朋黨罔
避驕豪歷覽言行咸有可觀而雲起吐茹無方世長終
成詭詐其不令也宜哉方諸孫張二子知不迨矣

贊曰言爲身文感義忘身不有忠膽安輕逆鱗蘇韋果
俊伽素忠純悟主匡失猗歟諍臣

舊唐書卷七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六

太宗諸子

恒山王承乾

楚王寬

吳王恪

子成王千里
孫信安王禕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暉

越王貞

子琅邪王冲

紀王慎

江王囂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

泰楊妃生吳王恪蜀王愔陰妃生庶人祐燕妃生越王
貞江王囂韋妃生紀王慎楊妃生趙王福楊氏生曹王
明王氏生蔣王暉後宮生楚王寬代王簡

恒山王承乾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
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卽位爲皇太子時
年八歲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闇庶政皆令聽
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及長好
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每臨朝視
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羣小褻狎宮臣或欲進
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樞機辨

給智足飾非羣臣拜荅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爲明而莫之察也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於是各樹朋黨遂成壘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叅者輒逾數月常命戶

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翦綵爲舞衣尋橦
跳劍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
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
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
斤以勵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
去職承乾侈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
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左
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深禮賜之令
殺魏王泰不尅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尙書侯君集
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

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於齊州承乾謂紇干承基曰我西畔宮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間大親近豈可並齊王乎會承基亦外連齊王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別室命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特進蕭瑀兵部尚書李勣大理卿孫伏伽中書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馬周諫議大夫褚遂良等叅鞫之事皆明驗廢承乾爲庶人徙黔州元昌賜令自盡侯君集等咸伏誅其宮僚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中書舍人蕭鈞並以材選用承乾旣敗太宗引大義以讓之咸坐免十九年承乾卒於

徙所太宗爲之廢朝葬以國公之禮二子象厥象官至
懷州別駕厥至鄂州別駕象子適之別有傳

楚王寬太宗第二子也出繼叔父楚哀王智雲早薨貞
觀初追封無後國除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武德三年封蜀王授益州大都
督以年幼不之官十年又徙封吳王十二年累授安州
都督及將赴職太宗書誡之曰吾以君臨兆庶表正萬
邦汝地居茂親寄惟藩屏勉思橋梓之道善侔間平之
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則克
固盤石永保維城外爲君臣之忠內有父子之孝宜自

勵志以勗日新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翫恐
益驕奢故誠此一言以爲庭訓高宗卽位拜司空梁州
都督恪母隋煬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稱其類
己旣名望素高甚爲物情所向長孫無忌旣輔立高宗
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絕衆
望海內寃之有子四人仁瑋琨瓊並流于嶺表尋追封
恪爲鬱林王并爲立廟又封仁爲鬱林縣侯永昌元年
授襄州刺史不知州事後改名千里天授後歷唐廬許
衛蒲五州刺史時皇室諸王有德望者必見誅戮惟千
里褊躁無才復數進獻符瑞事故則天朝竟免禍長安

三年充嶺南安撫討擊使歷遷右金吾將軍中興初進封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兼領益州大都督又追贈其父爲司空三年又領廣州大都督五府經畧安撫大使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數十人斫右延明門將殺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等及太子兵敗千里與禧等坐誅仍籍沒其家改姓蝮氏睿宗卽位詔曰故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保國安人克成忠義願除兇醜翻陷誅夷永言淪沒良深痛悼宜復舊班用加新寵可還舊官又令復姓瑋早卒中興初追封朗陵王子祚本名禰出繼蜀王愔景龍四年加銀

青光祿大夫祕書少監開元十三年改封廣漢郡王太僕卿同正員薨琨則天朝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聖曆中嶺南獠反勅琨爲招慰使安輯荒徼甚得其宜長安二年卒官贈司衛卿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十七年以子禕貴贈工部尙書追封吳王境中興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卒琨子禕禕少有志尙事母甚謹撫弟祇等以友愛稱景龍四年爲太子僕兼徐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少繼江王囂後封爲嗣江王景雲元年復爲德蔡衢等州刺史開元後累轉蜀漢等州刺史政號清嚴人吏畏而服之

漸見委任入爲光祿卿遷將作大匠丁母憂去官起復授瀛州刺史又上表固請終制許之十二年改封信安郡王十五年服除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攝御史大夫尋遷禮部尙書仍充朔方軍節度使先是石堡城爲吐蕃所據侵擾河右勅禕與河西隴右議取之禕到軍總率士伍尅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爲吐蕃所惜今總兵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期衆寡不敵吾則以死繼之苟利國家此身何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併力攻之遂拔

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上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地千餘里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干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于突厥玄宗遣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蕃以禕爲副王旣不行禕率戶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將分道統兵出於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軍還禕以功加開封儀同三司兼關內支度營田等使兼採訪處置使仍與二子官禕旣有勲績執政頗害其功故其賞不厚甚爲當時所歎二十二年遷兵部尙書入爲朔方

節度大使久之坐事出爲衢州刺史俄歷滑懷二州刺史天寶初拜太子少師以年老仍聽致仕二年遷太子少師制出病薨年八十餘上聞而痛惜者久之禭居家嚴毅善訓諸子皆有令命三子峘嶧峴皆至達官別有傳祇神龍中封爲嗣吳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寶十四載爲東平太守安祿山反率衆渡河兇威甚盛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等郡皆陷於賊祇起兵勤王玄宗壯之十五載二月授祇靈昌太守又左金吾大將軍河南都知兵馬使其月又加兼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持節充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本官如故五月詔以爲太僕

卿遣御史大夫號王巨代之

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少善屬文武德三年封宜都王四年進封衛王以繼衛懷王霸後貞觀二年改封越王授揚州大都督五年兼領左武侯大都督並不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侯大將軍七年轉鄜州大都督十年徙封魏王遙領相州都督餘官如故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承小輿至於朝所其寵異如此十二年司馬蘇勗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爲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

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
修撰十四年太宗幸秦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長安
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又賜秦府
官僚帛有差十年秦撰括地志功畢表上之詔令付秘
閣賜秦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賜物俄又每月給秦
料物有踰於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聖
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睿極其爲崇重用物
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
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
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

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邃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武未盡美臣職在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旣新出閣伏願常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妙擇師傅示

其成敗旣敦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
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
者也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上奏曰伏見
勅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叅奉
往來極爲便近但魏王旣是愛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
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
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與事異猶恐人之多言
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旣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
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
聽覽追深戰慄太宗並納其言時皇太子承乾有足疾

泰潛有奪嫡之意招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黃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臣津通路遣文武羣官各有附託自爲朋黨承乾懼其凌奪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爲泰進封事太宗省之其書皆言泰之罪狀太宗知其詐而捕之不獲十七年承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因謂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儲君之位可經求而

得耳秦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秦共承乾可無恙也乃幽秦於將作監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爲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罰爲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貶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魏王秦朕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崇重爵位逾於寵章不思聖哲之誠自構驕僭之咎惑讒諛之言信離間之說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痼恙潛有代宗之望靡思孝義之則承乾懼其凌奪秦亦日增猜阻爭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

丙分爲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彰厥巨豐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降封東萊郡王太宗因謂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嗣者兩棄之傳之子孫以爲永制尋改封泰爲順陽王徙居均州之鄖鄉縣太宗後嘗持泰所上表謂近臣曰泰文辭美麗豈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計斷割恩寵責其居外者亦是兩全也二十一年進封濮王高宗卽位爲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特加優異永徽三年薨于鄖鄉年三十有五贈太尉雍州牧諡曰恭文集二十卷二子欣徽欣

封嗣濮王徽封新安郡王欣則天初陷酷吏獄貶昭州別駕卒子嶠本名餘慶中興初封嗣濮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爲國子祭酒同正員以王守一妹壻貶邵州別駕移鄧州別駕後復其爵

庶人祐太宗第五子也武德八年封宜陽王其年改封楚王貞觀二年徙封燕王累轉幽州都督十年改封齊王授齊州都督其舅尙乘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旣多卽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劍士初太宗以子弟成長慮乖法度長史司馬必取正人王有屬違皆

遣聞奏而祐溺情羣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竟坐免權萬紀前爲吳王恪長史有正直節以萬紀爲祐長史以匡正之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顏切諫有咎君謬梁猛彪者並以善騎射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逾甚太宗慮其不能悔過數以書責讓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帝之愛子陛下欲王改悔故加教訓若能飭躬行過萬紀請入言之祐因附表謝罪萬紀旣至言祐必能改過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諭之仍以祐前過勅書誥誠之祐聞萬紀勞勉而獨被責以爲賣己意甚

不平萬紀性又褊隘專以嚴急維持之城門外不許祐
出所有鷹犬並令解放又斥出君謩猛彪不許與祐相
見祐及君謩以此銜怒謀殺萬紀會事洩萬紀悉收繫
獄而發驛奏聞十七年詔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并
追祐及萬紀入京祐大懼俄而萬紀奉詔先行祐遣燕
弘信兄弘亮追于路射殺之既殺萬紀君謩等勸祐起
兵乃召城中男子年十五已上僞署上柱國開府儀同
三司開官庫物以行賞驅百姓入城繕甲兵署官司其
官有拓東王拓西王之號詔遣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威
便道發兵討之祐每夜引弘亮等五人對妃宴樂以爲

得志戲笑之隙語及官軍弘亮曰不須憂也右手持酒
啗左手刀拂之祐愛信弘亮聞之甚樂太宗手詔祐曰
吾常誠汝勿近小人正爲此也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
自延伊禍以取覆滅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爲梟爲獍
忘孝忘忠擾亂齊郊誅夷無罪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
危壞盤石之親爲等戈之疊且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
容棄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爲國讎萬紀存
爲忠烈死不妨義汝生爲賊臣死爲逆鬼彼則嘉聲不
墮爾則惡跡無窮吾聞鄭叔漢戾並爲猖獗豈期生子
乃自爲之吾所以上慙皇天下愧后土歎惋之甚知復

何云太宗題書畢爲之灑泣時李勣等兵未至齊境而青淄等數州兵並不從祐之命祐又傳檄諸縣亦不從或勸祐虜城中子女走入豆子航爲盜計未決而兵曹杜行敏謀將執祐兵士多願從是夜乃鑿垣而入祐與弘亮等五人披甲控弦入室以自固行敏列兵圍之謂祐曰昔爲帝子今乃國賊行敏爲國討賊更無所顧王不速降當爲煨燼命薪草欲積而焚之祐遂出就擒餘黨悉伏誅行敏送祐至京師賜死於內省貶爲庶人國除尋以國公禮葬之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貞觀五年封梁王七年授襄州

刺史十年改封蜀王轉益州都督十三年賜實封八百
戶除岐州刺史愔常非理毆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
數爲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鑄
鍊可爲方圓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
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爲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
千戶愔在州數遊獵不避禾稼深爲百姓所怨典軍楊
道整叩馬諫愔曳而捶之永徽元年爲御史大夫李乾
祐所劾高宗謂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平定四
方遠近肅清車書混一上天降禍奄棄萬邦朕纂承洪
業懼均馭朽與王共感同憂爲家爲國蜀王畋獵無度

侵擾黎庶縣令典軍無罪被罰阿諛卽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百姓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則慶流子孫違越條章則誅不旋踵愔爲法司所劾朕實恥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拜爲匡道府折衝都尉賜絹五十匹貶愔爲黃州刺史四年坐與恪謀逆黜爲庶人徙居巴州尋改爲涪陵王乾封二年薨咸亨初復其爵土贈益大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悼封子璠爲嗣蜀王永昌年配流歸誠州而死神龍初以吳王恪孫朗陵王瑋子榆爲嗣蜀王

蔣王暉太宗第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郟王八年授洛州

刺史十年改封蔣王安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暉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翫及將行有遞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爲有司所劾帝特宥之後歷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有人詣闕誣告暉謀反惶懼自殺贈司空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煒嗣歷沂州刺史垂拱中爲則天所害子銑早卒神龍初封銑子紹宗爲嗣蔣王景龍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爲太子家令同正員卒子欽福嗣爲率更令同正員天寶初削官於錦州安置十二載爲南郡長史同正員子煌蔡國公煌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

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及祿山起逆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邊侵軼原會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尙書尋改太子賓客憚子休道道子琚本名思順中興封嗣趙王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改封中山郡王右領軍將軍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也貞觀五年封漢王七年授徐州都督十年改封原王尋徙封越王拜揚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十七年轉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

永徽四年授安州都督咸亨中復轉相州刺史貞少善
騎射頗涉文史兼有吏幹所在或偏受讒言官僚有正
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豎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
而鄙其行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自則天
稱制貞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及元嘉子黃
國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藹元軌子江都王緒并貞長子
博州刺史琅邪王沖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年七月
譔作謬書與貞云內人病漸重恐須早療若至今冬恐
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是歲則天以明堂成將行
大享之禮追皇宗赴集元嘉因遞相語云大享之際神

皇必遣人告諸王密因大行誅戮皇家子弟無遺種矣
譏遂詐爲皇帝璽書與沖云朕被幽繫王等宜各救拔
我也沖在博州又僞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傾李家之
社稷移國祚於武氏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分
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初沖
與諸王連謀及沖先發而莫有應者惟貞以父子之故
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破上蔡縣聞沖敗恐懼索鑠欲
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
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意乃宣言於其衆曰琅邪王
已破魏相數州聚兵至二十萬朝夕卽到爾宜勉之徵

屬縣兵至七千人分爲五營貞自爲中營署其所親汝陽縣丞裴守德爲大將軍內營總管趙成美爲左中郎將押左營閻弘道爲右中郎將押右營安摩訶爲郎將後軍總管王孝志爲右將軍前軍總管又以蔡州長史韋慶禮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以祈事集家僮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署官皆迫脅見從本無鬪志惟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驍勇善騎射貞將起事便以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夏官尙書岑長倩爲

後軍大總管率兵十萬討之仍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於是制削貞及冲屬籍改姓虺氏崇裕等軍至蔡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閣入問王安在意欲殺貞以自購也官軍進逼州城貞家僮悉力衛貞曰事旣如此豈得受戮辱當須自爲計貞乃飲藥而死家僮方始一時散捨仗就擒規亦縊其母自殺守德攜良鄉縣主亦同縊于別所麴崇裕斬貞父子及裴守德等傳首東都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貞之在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

外託以畋獵內實習武備嘗遊于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鑿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神龍初追復爵土與子沖俱復舊姓初貞將起兵作書與壽州刺史駙馬都尉趙瓌曰佇總義兵來入貴境瓌甚喜復許率兵相應瓌妻常樂長公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曰爲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爾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尙未舉動我常見耆老云隋文帝將篡奪周室尉遲迥是周家外甥猶能起兵相州連結突厥天下聞風莫不響應況爾諸王並國家懿親宗社是託豈不學尉遲迥感恩効節捨生取義耶夫爲臣子若救

國家則爲忠不救則爲逆諸王必須以匡救爲急不可
虛生浪死取笑於後代及貞等敗瓌與公主亦伏誅沖
貞長子也好文學善騎射歷密濟博三州刺史皆有能
名初沖自博州募得五千餘人欲渡河攻濟州先取武
水縣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魏州莘縣令馬玄素領
兵千七百人邀之于路恐力不敵先入武水城閉門拒
守沖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燒南門擬乘火突入火之未
起南風甚急及火已燃遽迴爲北風未至城門燒草已
甚沖軍由是沮氣有堂邑丞董玄寂爲沖統帥兵仗及
沖擊武水玄寂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

之斬玄寂以徇兵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有家
僮左右不過數十而乃却走入博州城爲守門者所殺
則天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
討沖兵未至沖已死傳首東都梟於闕下沖起兵凡七
日而敗沖三弟倩封常山公歷常州別駕坐以父兄連
謀伏誅溫以告其朋黨得實減死流嶺南尋卒神龍初
侍中敬暉等以沖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
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開元四年
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太常奏諡議曰故越王貞往
者願匡宗社夙懷誅呂之謀廼心王國用擊非劉之議

以茲獲戾上悼聖心謹按謚法死不忘君曰敬請謚曰
敬從之五年下詔曰九族以親克敦其教百代必祀允
敬厥德故蔡州刺史越王貞執心不回臨事能斷粵自
藩國勤于王家弘道之後寶圖將缺懷劉章之輔漢追
鄭武之翊周遂能奮不顧身率先唱義雖英謀未剋而
忠節居多嗣絕國除年踰二紀莫享淪廢甚爲憫焉永
言興繼式備典冊其封貞姪孫故許王男左監門衛將
軍夔國公琳爲嗣越王以奉其祀仍官爲立碑琳尋卒
國除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也貞觀五年封申王七年授秦州

都督十年改封紀王賜實封八百戶十七年遷襄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百姓爲之立碑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元年拜左衛大將軍二年授荊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師轉貝州刺史慎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各時人號爲紀越初貞將起事慎不肯同謀及貞敗慎亦下獄臨刑放免改姓虺氏仍載以檻車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慎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楚國公獻遂州別駕襄郡公秀廣化郡公獻建平郡公欽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家屬徙嶺南中

興初追復官爵令以禮改葬封慎少子鐵誠爲嗣紀王
後改名澄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歷德瀛
冀三州刺史左驍衛將軍薨子行同嗣天寶中爲右贊
善大夫同正員

江王囂太宗第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六年薨諡曰
殤

代王簡太宗第十二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其年薨無後
國除

趙王福太宗第十三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出後隱太
子建成十八年授秦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

加右衛大將軍累授梁州都督咸亨元年薨贈司空并
州都督陪葬昭陵中興初封蔣王暉孫思順爲嗣趙王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貞觀二十一年受封二十三年
賜實封八百戶尋加滿千戶顯慶中授梁州都督後歷
號蔡蘇三州刺史詔令繼巢刺王元吉後永崇中坐與
庶人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於黔州都督謝祐希旨逼
脅令自殺帝深悼之黔府官僚咸坐免職景雲元年明
喪柩歸于京師陪葬昭陵有二子南州別駕零陵王俊
黎國公傑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封傑子胤爲嗣曹王
胤叔父備自南州還又封備爲嗣曹王衛尉少卿同正

員亂遂停封後備招慰忠州叛獠没于賊又封亂爲王
銀青光祿大夫右武衛將軍卒子戢嗣左衛率府中郎
將卒子臯嗣臯自有傳

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
爲長孫無忌忌嫉離間父子遽爲豺狼而無忌破家非
陰禍之報歟武后斲喪王室潛移龜鼎越王貞父子痛
憤義不圖全毀室之悲鴟鴞之詩傷矣比齊祐之妄作
豈同年而語哉

贊曰子弟作藩磐石維城驕侈取敗身無令名沖譏憤
發視死如生承乾齊祐愚弟庸兄

舊唐書卷七十六

舊唐書卷七十六考證

吳王恪傳封仁爲鬱林縣侯○新書縣男歷岳州別駕
爵郡公

越王貞傳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刺史○新書
豫州刺史

垂拱三年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云○本紀在四年當
從紀

舊唐書卷七十六考證

舊唐書卷七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七

韋

挺

子待價
萬石

楊

纂

族子弘禮弘武
武子元亨元禧

劉德威

子審禮孫易從
審禮從弟延嗣

閻立德

弟立本

柳 亨

族子範兄子爽
亨孫渙澤

崔義玄

子神慶

韋挺雍州萬年人隋民部尚書沖子也少與隱太子相善及高祖平京城引爲隴西公府祭酒武德中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率太子遇之甚厚宮臣罕與爲比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宮會有上書言事者稱太子與宮

臣潛構異端時慶州刺史楊文幹構逆伏誅辭涉東宮
挺與杜淹王珪等並坐流於越嶲及太宗在東宮徵拜
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舉之由是遷尚書右丞俄授
吏部侍郎轉黃門侍郎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太
宗以挺女爲齊王祐妃常與房玄齡王珪魏徵戴胄等
俱承顧問議以政事又與高士廉令狐德棻等同修氏
族志累承賞賚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
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陳謝曰臣駑
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勲非舊而超處藩邸故
寮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尋改授銀青

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承乾多過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泄禁中語左遷時挺亦預泰事太宗謂曰朕已罪正倫不忍更置卿於法特原之尋遷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十九年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挺以父在隋爲營州總管有經畧高麗遺文因此奏之太宗甚悅謂挺曰幽州以北遼水二千餘里無州縣軍行資糧無所取給卿宜爲此使但

得軍用不乏功不細矣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爲副使任
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以幽易平三州驍勇二
百人官馬二百匹爲從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許以
便宜行事太宗親解貂裘及中廐馬二匹賜之挺至幽
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
造船運米而進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
逢安德還曰自此之外漕渠壅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
更進遂下米於臺側權貯之待開歲發春方事轉運度
大兵至軍糧必足仍馳以聞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尙拙
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今言二十年運漕甚

無謂也乃遣繁時令韋懷質往挺所支度軍糧檢覆渠水懷質還奏曰挺不先視漕渠輒集工匠造船運米卽下至盧思臺方知渠閉欲進不得還復水涸乃便貯之通達平夷之區又挺在幽州日致飲會實乖至公陛下明年出師以臣度之恐未符聖策太宗大怒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仍令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依議除名仍令白衣散從及前軍破蓋牟城招挺統兵士鎮蓋牟示漸用之也挺城守去大軍懸遠與高麗新城鄰樓日夜戰鬪鼓譟之聲不絕挺不堪其憂且不平於失職素與術士公孫常善乃與常書以叙所懷會

常以他事被拘自縊而死索其囊中得挺書論城中危
蹙兼有歎悵之辭太宗以挺怨望謫爲象州刺史歲餘
卒年五十八子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
道宗得罪待價卽道宗之壻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
時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至吐護真水高麗掩
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畧東
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
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以足疾免官而歸後
累授蘭州刺史時吐蕃屢爲邊患高宗以沛王賢爲涼
州大都督以待價爲司馬俄又遷蕭州刺史頻有守禦

之功徵拜右武衛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事儀鳳三年吐蕃又犯塞待價復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俄又徵還舊職復封扶陽侯則天臨朝拜吏部尚書攝司空營高宗山陵功畢加金紫光祿大夫改爲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賜物一千段仍與一子五品待價素無藻鑑之才自武職而起居選部旣銓綜無叙甚爲當時所嗤垂拱元年十月復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禦突厥明年春還六月拜文昌右相依舊同鳳閣鸞臺三品旣累登非據頗不自安頻上表辭職則天每降優制不許之又表請削官秩迴恩贈父於是贈挺

潤州刺史明年上疏請自効戎旅之用於是拜安息道
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封扶陽郡公
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
師人多死糧餽又不支給乃旋師弓月頓於高昌則天
大怒副將閻溫古以逗留伏法待價坐除名配流繡州
尋卒弟萬石頗有學業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
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與
太史令姚玄辯增損之時人以爲稱職尋又兼知吏部
選事卒官挺從祖兄子安石別有傳

楊纂華州華陰人也祖儉周東雍州刺史父文偉隋溫

州刺史纂畧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琅邪顏師古燉煌
令狐德棻友善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佐坐
楊玄感近屬除名乃家于蒲城義軍渡河于長春宮謁
見累授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爲考功郎中
貞觀初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袁氏妖逆爲人
所告纂究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
纂爲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纂過悞罪不至死
固諫乃赦之三遷吏部侍郎八年副特進蕭瑀爲河南
道巡察大使與瑀情有不協屢相表奏瑀因以獲罪纂
尋拜尚書左丞纂旣長於吏道所在皆有聲績俄又除

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爲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酷吏觀時任數頗爲時論所譏後歷太常少卿雍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復爲尚書左丞遷太僕卿檢校雍州別駕遷戶部尚書永徽初卒贈幽州都督謚曰敬子守愚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守挹岐州刺史族子弘禮弘禮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父岳大業中爲萬年令與素子玄感不協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爲亂及玄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爲留守所殺弘禮等遂免從坐高祖受禪以楊素隋代有勲業詔弘禮襲封清河郡公拜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

歷兵部員外郎仍爲西河道行軍大總管府長史三遷
中書舍人太宗有事遼東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
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叅謀議出則統衆攻戰
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
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
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時諸宰
相並在定州留輔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許敬宗及弘禮
在行在所掌知機務二十年拜中書侍郎明年加銀青
光祿大夫尋遷司農卿兼充崑丘道副大總管諸道軍
將咸受節度於是破處月降處密殺焉耆王降馭支部

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未及行賞太宗晏駕弘禮頗忤大臣之旨由是出爲涇州刺史永徽初論崑丘之功改授勝州都督尋遷太府卿四年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弘武弘武少修謹武德初拜左千牛備身永徽中爲吏部郎中孝敬初爲皇太子精擇寮案以弘武爲中舍人麟德中將有事於東岳弘武自荊州司馬擢拜司戎少常伯從駕還高宗特令弘武補授吏部選人五品已上官由是漸見親委后母榮國夫人楊氏以與弘武同宗又稱薦之俄遷西臺侍郎乾封二年與戴至德李安期等同東西臺三品及在政事頗以清簡見稱總章元年

卒于官贈汴州刺史謚曰恭子元亨則天時爲司府少卿元禧尚舍奉御元禧頗有鑿術爲則天所任嘗忤張易之之意易之密奏元禧是楊素兄弟之後素父子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合供奉則天乃下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唯掘蟲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蹕之釁隋室喪亡蓋惟多僻究其萌兆寔此之由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亂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

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捍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
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
兄弟子孫並不得任京官及侍衛於是左貶元亨爲睦
州刺史元禧爲資州長史元禧弟緱氏令元禧爲梓州
司馬張易之誅後元亨等皆復任京職元亨至齊州刺
史元禧台州刺史元禧宣州刺史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也父子將隋毗陵郡通守德威姿
貌魁偉頗以幹畧見稱大業末從左光祿大夫裴仁基
討賊淮左手斬賊帥李青珪傳首於行在所後與仁基
同歸李密密素聞其名與麾下兵令於懷州鎮守武德

元年密與王世充戰敗入朝德威亦率所部隨密歸欵
高祖嘉之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及劉武周南侵詔
德威統兵擊之又判并州總管府司馬俄而裴寂失律
於介州齊王元吉棄并州還朝留威總知留府事元吉
纔出武周已至城下百姓相率投賊武周獲德威令率
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拔歸朝高祖親勞問之兼
陳賊中虛實及晉絳諸部利害高祖皆嘉納之改封彭
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擒建德平世充皆有功
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
理太僕二卿加金紫光祿大夫俄出爲綿州刺史以廉

平著稱百姓爲之立碑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十一年復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數歲遷刑部尚書兼檢校雍州別駕十七年馳驛往濟州推齊王祐還至濮州聞祐殺長史權萬紀德威入據濟州遣使以聞詔德威便發河南兵馬以申經畧會遭母憂而罷十八年起爲遂

州刺史三遷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獻陵德威閨門友穆接物寬平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子審禮襲爵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貫徹幽微吾一顧念宿疾頓輕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稱之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永徽中累遷將作大匠兼檢校燕然都護襲封彭城郡公審禮

父歿雖久猶悲慕不已每見父時寮舊必嗚咽流涕母鄭氏早亡事繼母平壽縣主稍疾輒憂懼形于容色終夕不寐撫繼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皆送母處以資延景之費而審禮妻子處飢寒晏然未嘗介意再從同居家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稍遷工部尚書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二年吐蕃寇涼州命審禮爲行軍總管與中書令李敬玄合勢討擊遇賊於青海敬玄後期不至審禮軍敗爲賊所執永隆二年卒于蕃中贈工部尚書諡曰僖延景官至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審禮子易從歷位岐州司兵

參軍審禮之沒吐蕃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屍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彭城爲朝野之所嗟賞後歷彭城長史任城男永昌中坐爲徐敬貞所誣構遇害易從在官仁恕及將刑人吏無遠近奔走竟解衣相率造功德以爲長史祈福州人從之者十餘萬其爲人所愛如此易從子昇開元中爲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審禮從父弟延嗣文明年爲潤州司馬屬徐敬業作亂率衆攻潤州延嗣與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俄而城陷敬業執延嗣邀之令降辭曰延嗣世蒙國恩當思效命州城

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豈以一身之故爲千載之辱今日之事得死爲幸敬業大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之獲免乃囚之于江都獄俄而賊敗竟以裴炎近親不得叙功遷爲梓州長史再轉汾州刺史卒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閻立德雍州萬年人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其先自馬邑徙關中毗初以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袞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貞觀初歷遷將作少匠封大安縣男高祖崩立德以營山陵功擢爲將作大匠

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攝司空營昭陵坐怠慢解職俄起爲博州刺史十三年復爲將作大匠十八年從征高麗及師旅至遼澤東西二百餘里泥淖人馬不通立德填道造橋兵無留礙太宗甚悅尋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咸稱旨賞賜甚厚俄遷工部尚書二十三年攝司空營護太宗山陵事畢進封爲公顯慶元年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子玄邃官至司農少卿玄邃子知微聖曆初歷位右豹韜衛將軍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則天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納其女命知微攝春官尚書送赴虜庭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大怒遂拘之別

所與知微率衆自恒岳道攻陷趙定二州知微經歲餘
自突厥所還則天以其隨賊入寇令百官鬻割然後斬
之并夷其三族立本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後代立德
爲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爲八座時論榮之總章元年遷
右相賜爵博陵縣男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
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
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
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賜詔坐
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閣立本時
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

賓不勝媿赧退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
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
汝宜深誠勿習此末伎立本爲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
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旣歷任將軍立功塞
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
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咸亨元年百司復
舊名改爲中書令四年卒

柳亨蒲州解人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也父旦隋太常
少卿新城縣公亨隋末歷熊耳王屋二縣長陷於李密
密敗歸國累授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

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卽帝之外孫也三遷左衛中郎將封壽陵縣男未幾以譴出爲邛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被代還數年不調因兄葬遇太宗遊於南山召見與語頗哀矜之數日北門引見深加誨獎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爲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亭性好射獵有饗酒之名比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二十三年以修太廟功加金紫光祿大夫久之拜太常卿從幸萬年宮檢校岐州刺史永徽六年卒贈禮部尙書幽州都督謚曰敬亭族子範貞

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立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範高宗時歷位尙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亨兄子夷夷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夷入蕃迎喪柩哀號逾禮深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後以外生女爲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爲皇后夷又遷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代褚遂良爲中書令仍監修國史

俄而后漸見疏忌夷憂懼頻上疏請辭樞密之任轉爲
吏部尙書及后廢累貶愛州刺史尋爲許敬宗李義府
所構云夷潛通宮掖謀行鳩毒又與褚遂良等朋黨構
扇罪當大逆高宗遣使就愛州殺之籍沒其家夷旣死
非其罪甚爲當時之所傷痛神龍初則天遺制與褚遂
良韓瑗等並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咸從曠蕩
開元初亭孫渙爲中書舍人表曰臣堂伯祖夷去明慶
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雖蒙遺制盪雪而子
孫亡沒並盡唯有曾孫無忝見貫龔州蒙雪多年猶同
遠竄陛下自臨寓縣優政必被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

於亡絕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曾任宰相之家並許收其
淪滯況臣伯祖往叨執政無犯受誅藁寔尚隔故鄉後
嗣遂編蠻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臣伯祖還
葬鄉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疏奏勅令輿歸葬官造
靈輦遞還無忝後歷位潭州都督渙弟澤景雲中爲右
率府鎧曹參軍先是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請停中宗
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
爲之言有勅總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臣聞藥不毒不
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
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愚樸志懷剛勵或聞

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常慷慨關心夢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也竊見神龍以來羣邪作孽法網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鬩闔屠販之子悉由邪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姦而冒進天下爲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其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固可永爲炯誠者也臣聞作法於理猶恐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祗如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昧

自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之所愛陛下初卽位時
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令黜之頃日已來又令叙
之將謂爲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爲先帝之意不可違
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
可褒贈也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
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使
君子道銷小人道長爲邪者獲利爲正者銜冤奈何導
人以爲非勸人以爲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止姦邪
今海內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
於陛下矣謗議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

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
反無側王道正直臣恐因循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
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賞罰
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罰
不可因喜以妄賞伏見尚鑿奉御彭君慶以邪巫小道
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才昔公主爲子求郎
明帝不許今聖朝私愛賞及儉人董狐不亡豈有所隱
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
者罰之臣雖未覩聖朝之妄罰已覩聖朝之妄賞矣書
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臣恐近習

之人爲其先容有謬於陛下也惟陛下熟思而察之雖
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願杜請謁之路塞恩倖之
門鑒誠前非無累後悔申畫一之法明不二之刑不詢
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則天下之化人無間焉日新
之德天鑒不遠澤後參選會有勅令選人上書陳事將
加收擢澤又上書曰頃者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
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
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祐德宗廟降靈天討
有罪人用不保陛下獻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於已
危拯黎庶於將溺今龙眉鮐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

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
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伏
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
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
修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
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
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而不禁
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

暴亂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忤願恕之以直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協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碣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

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
穆王有命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行糺謬格其非
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
之後流波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倖臣易合
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茲爲愈怠書
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
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
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時從授以訓誥交修不迨臣又
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

鮮克由禮或打球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訓敦勤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侂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

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
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
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
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
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
亦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
取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
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
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稷書曰制于官刑警于有位敢有常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常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
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
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
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
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紳服以勗其非
心使其奉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
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
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誠可
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
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

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忘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
差刑罰不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睿宗覽而善之
令中書省重詳議擢拜監察御史開元中累遷太子右
庶子出爲鄭州刺史未行病卒贈兵部侍郎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也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
玄見羣鼠渡洛又稍刃有花文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
之兆也時黃君漢守據柏崖義玄往說之曰見機而作
不俟終日今羣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
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
遵寇恂竇融之策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卽

與義玄歸國拜懷州總管府司馬世充遣將高毗侵掠河內義玄擊敗之多下城堡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義玄皆拒而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後從太宗討世充屢獻籌策太宗頗納用之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行州府事與友人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王並委任之永徽初累遷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將督軍拒戰時百姓訛言碩真嘗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衆皆兇懼司功參軍崔玄籍言於義玄曰起兵仗順猶且不

成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玄以爲然因命玄籍爲先鋒
義玄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間諜二十餘人夜有流
星墜賊營義玄曰此賊滅之徵也詰朝進擊身先士卒
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
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界
歸降萬計及碩真平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義玄少愛
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及音韻不明者兼採衆
家皆爲釋解傍引證據各有條疏至是高宗令義玄討
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論是非事竟不就高宗之
立皇后武氏義玄協贊其謀及長孫無忌等得罪皆義

立承中旨繩之顯慶元年出爲蒲州刺史尋卒年七十
一贈幽州都督諡曰貞則天時思其功重贈揚州大都
督賜其家實封二百戶子神基襲爵長壽中爲司賓卿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相月餘爲酷吏所陷減死配流
後漸錄用中宗初爲大理卿神基弟神慶神慶明經舉
則天時累遷萊州刺史因入朝待制於億歲殿奏事稱
旨則天以神慶歷職皆有美政又其父嘗有翊贊之勲
甚賞慰之擢拜并州長史因謂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
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爲之以
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爲按行圖擇日而遣之神慶

到州有豪富僞作改錢文勅文書下州穀麥踊貴百姓
驚擾神慶執奏以爲不便則天下制褒賞之先是并州
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
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尋而兄神基下獄當死神慶馳
赴都告事得召見則天出神基推狀以示之神慶據狀
申理神基竟得減死神慶亦緣坐貶授歙州司馬長安
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利害則天每嘉納之
轉太子右庶子賜爵魏縣子時有突厥使入朝準儀注
太子合預朝參先降勅書神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
所以佩龜者比爲別勅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

應命況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
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昨緣突厥使見太子合預朝
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勅處分今人稟淳化內外同
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以長無悔吝之咎況太
子至重不可不深爲誠慎以臣愚見太子旣與陛下異
宮伏望每召太子預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別喚望
降墨勅及玉契則天甚然之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
更日於東宮侍讀俄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常受詔推
張昌宗而竟寬其罪神龍初昌宗等伏誅神慶坐流於
欽州尋卒年七十餘明年敬暉等得罪緣昌宗被流貶

者例皆雪免贈神慶幽州都督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闕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笏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總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榮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史臣曰周隋已來韋氏世有令人鬱爲冠族而安石嗣立竟大其門挺恃才傲物固虧長者之風賓王報之以不仁難與議乎君子矣議者以堯舜有溢美桀紂有溢惡蓋以一爲凶德則羣惡所歸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

聲流聞雖弘禮弘武之正士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
逐古人守死善道不無爲也德威奏議練刑名之要俾
長秋卿美哉審禮仁孝治行可爲世範卒與禍會悲夫
二閭曲學甚工措思精巧藝成而下垂誠宜然柳氏世
稱謔諤爽澤有正人風彩忠規獻納抑有人焉義立附
麗武后神慶寬縱穢臣奕世繼邪以至傾敗宜哉

贊曰韋子驕矜終損功名楊家積惡宗門擯落閭以藝
辱劉以孝僖二崔能吏行無取焉

舊唐書卷七十七

舊唐書卷七十七考證

韋挺子待價傳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
又屬天寒凍雪師人多死○沈炳震曰按新書本紀
寅識迦河之敗在永昌元年五月吐蕃雖處極西無
五月中天寒凍雪之理恐於情事不合

柳亨傳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敬○新書諡恭

史臣總論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弘禮弘武
之邪士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古人守死善道
不無爲也○臣德潛按弘禮弘武本傳皆守正之士

弘武子元亨等緣忤張易之兄弟誣以楊素之後俱

遭斥逐禁錮玩文義邪士應是正士之譌言守正如
弘禮弘武猶以祖宗之不善累之也今改正

舊唐書卷七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八

于志寧

高季輔

張行成

族孫易之昌宗

于志寧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父宣道隋內史舍人志寧大業末爲寇氏縣長時山東羣盜起乃棄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宗爲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贊軍謀

及太宗爲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中郎
每侍從征伐兼文學館學士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
太宗命貴臣內殿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勅召三品已
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卽加授散騎
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時議者欲立七廟
以涼武昭王爲始祖房立齡等皆以爲然志寧獨建議
以爲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太宗又以功
臣爲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
爭之皆從志寧所議太宗因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旣生
士負之卽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師傅日聞正道

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旣幼少卿當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終喪禮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忠孝不並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寧遂起就職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爲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概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墻夏

書以之作誠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
諫之以厚歛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茂實播
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爲美談今所居東
宮隋日營建觀之者尙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
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
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無伏監此等或兄犯
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搥
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旣自不
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
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迴

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子先聖既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悞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之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望停工匠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不納承乾又令闔官多在左右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堯稱

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
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
茲況闈宦之徒體非全氣更番階闈左右宮闈託親近
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爲禍福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
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爲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
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京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
何竇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
者則榮逮幼冲迂其意者則災及襁褓爰暨高齊都鄴
亦弊闈官鄧長顓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
政內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嶽

靡挂於刑書功無涓塵已勒於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謬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觐者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凌轢貴仕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譏有識之士然典內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闥供

奉今乃往來閤內出入宮中行路之人咸以爲怪伏望
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下允衆望承乾覽書甚
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
文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
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
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
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
諭之任疏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
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土霑其恩
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

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
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
播殖事乖存愛恐致怨嗟且突厥達哥支等人面獸心
豈得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
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暱之無益於盛德引之
入閣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爲殿下之股
肱殿下爲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爲務股肱以匡救
爲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樹
誹謗之木以求已譽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從諫
之主鼎祚克昌愎諫之君洪業隳墜承乾大怒陰遣刺

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後推鞠具知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及高宗爲皇太子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

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
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
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
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
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
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
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
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
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

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靡
差風雨不愆雩禱輟祀方今太族統律青陽應期當生
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躔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
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
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
君馭曆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
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
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
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
鏡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

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
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弊杜預
云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
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
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
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
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
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義軒齊芳湯
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苦難猶須
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

共知非假愚臣之說也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畧孝文之
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
年服闋然後成禮其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
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顯慶元年遷太子太傅嘗
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
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
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
行成及季輔四年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左僕射拜太子
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之將廢王庶人也長孫
無忌褚遂良執正不從而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

獨無言以持兩端及許敬宗推鞠長孫無忌詔獄因誣構志寧黨附無忌坐是免職尋降授榮州刺史麟德元年累轉華州刺史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上元三年追復其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可勝計有集二十卷子立政太僕少卿志寧立孫休烈休烈子益自有傳

高季輔德州蓆人也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萬年令

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鬪竟擒殺其兄者斬之持首以祭墓甚爲士友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衆至數千尋與武陟人李厚德率衆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擢拜監察御史多所彈糾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時太宗數召近臣令指陳時政損益季輔上封事五條其畧曰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超邃古道高前烈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

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至如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尚書八座責成斯在王者司契義屬於茲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仍須擢溫厚之人升清潔之吏敦朴素革澆浮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醜言過行見嗤於鄉閭忘義私昵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於是競興禍亂何由而作又曰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正丁正匠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人主所欲何事不成猶願愛其財而勿憚惜其力而勿竭今畿內數州實惟

邦本地狹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
矜令得休息強本弱枝自古常事關河之外徭役全少
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閑須爲差等均
其勞逸又曰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勲貴之家
俸祿足以供器服乃戚戚於儉約汲汲於華侈放息出
舉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錐刀必競
實由於此有黷朝風謂宜懲革又曰仕以應務代耕外
官卑品猶未得祿旣離鄉家理必貧匱但妻子之戀賢
達猶累其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
易從若不恤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者

多止恐巡察歲去輜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
政術今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酌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
督以嚴科責其報効則庶官畢力物議斯允又曰竊見
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
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
諸叔亦答拜王爵旣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
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書奏太宗稱善十七年授太
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
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十八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兼
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太宗嘗賜金背鏡一面

以表其清鑒焉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
監修國史賜爵蓀縣公永徽二年授光祿大夫行侍中
兼太子少保以風疾廢於家乃召其兄虢州刺史季通
爲宗正少卿視其疾又屢降中使觀其進食問其增損
尋卒年五十八帝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
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與上官
儀善配流嶺外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炫
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爲
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僭號以爲度支尚書世充

平以隋資補宋州穀熟尉又應制舉乙科授雍州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若如是則示人以益陋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常預議焉累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

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又安
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
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
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
用臨朝對衆與其較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
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
太宗深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
子於定州監國卽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
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行成因薦鄉人

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
召見以其老不任職皆厚賜而遣之太子又使行成詣
行在所太宗見之甚悅賜馬二匹縑三百匹駕還京爲
河南巡察大使還稱旨以本官兼檢校尚書左丞是歲
太宗幸靈州太子當從行成上疏曰伏承皇太子從幸
靈州臣愚以爲皇太子養德春宮日月未幾華夷遠邇
佇聽嘉音如因以監國接對百寮決斷庶務明習政理
旣爲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與其出陪私愛曷若俯
從公道太宗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三年遷
侍中兼刑部尚書太宗崩與高季輔侍高宗卽位於太

極殿梓宮前尋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連震
有聲如雷高宗以問行成行成對曰天陽也地陰也陽
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動彌旬不
休雖天道玄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昭然作戒恐女
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
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徵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
杜未萌二年八月拜尚書左僕射尋加授太子少傅四
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復抗表請致仕高宗手制答
曰密雲不雨遂淹旬月此朕之寡德非宰臣咎實甘萬
方之責用陳六事之過策免之科義乖罪已今勅斷表

勿復爲辭賜宮女黃金器物固請乞骸骨高宗曰公我之故舊腹心奈何舍我而去因愴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復起視事九月卒於尚書省時年六十七高宗哭之甚哀輟朝三日令九品已上就第哭比斂中使三至賜內衣服令尚宮宿於家以視殯斂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所司備禮冊命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賜東園秘器謚曰定弘道元年詔以行成配享高宗廟庭子洛客嗣官至雍州渭南令行成族孫易之昌宗易之父希臧雍州司戶易之初以門蔭累遷爲尚乘奉御年二十餘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則天臨朝通

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卽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傅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俄以昌宗爲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爲司衛少卿賜第一區物五百段奴婢馳馬等信宿加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朔望朝參仍贈希臧襄州刺史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尚宮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俄加昌宗左散騎常侍聖曆二年置控鶴府官員以

易之爲控鶴監內供奉餘官如故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爲奉宸府又以易之爲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爲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爲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樗蒲笑謔賜與無算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乃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爲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天后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

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上舍
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
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
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
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以昌宗醜聲聞于
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引
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
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加昌宗
司僕卿封鄴國公易之爲麟臺監封恒國公各實封三
百戶俄改昌宗爲春官侍郎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

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爲之代作則天春秋高政
事多委易之兄弟中宗爲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潤及
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易之訴於則天付太子
自鞫問處置太子並自縊殺之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嘗
奏二張之罪易之懼不自安乃誣奏元忠與司禮丞高
戩云天子老矣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則天曰汝何以知
之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爲證翌日則天召元忠及說
廷詰之皆妄則天尚以二張之故遂元忠爲高要尉張
說長流欽州長安二年易之贓賂事發爲御史臺所劾
下獄兄司府少卿昌儀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及則天

臥疾長生院宰臣希得進見唯易之兄弟侍側恐禍變及已乃引用朋黨陰爲之備人有榜其事于路左臺御史中丞宋璟請按之則天陽許尋勅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鞠之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神龍元年正月則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暉張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則天遜居上陽宮易之兄昌期歷岐汝二州刺史所在苛猛暴橫是日亦同梟首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

史臣曰于燕公輔導儲皇高侍中敷陳理行張北平斥
言陰沴皆人所難言者苟非金玉貞度松筠挺操安能
拂人主之意獻苦口之忠宜其論道巖廊克終顯盛古
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贊曰猗歟于公獻替兩宮前修克繼嗣德彌隆高酬藥
劑張感宸衷君臣之義斯爲始終

舊唐書卷七十八

舊唐書卷七十八考證

于志寧傳志寧立孫休烈○新書作曾孫

張行成傳○

臣德潛

按張易之昌宗行成族孫也生平

醜行宜另立傳不合附行成正人後况既附易之兄弟而論贊中又不之及何也